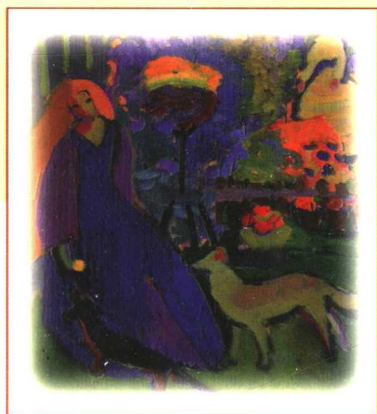


BU ER JIA KEI FUI WEN JI

布尔加科夫文集

第二卷

狗心



作家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文集

BU ER JIA KEI FUI WEN JI

狗 心

○ [俄] 布尔加科夫 著

曹国维 戴骢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心/ (俄) 布尔加科夫著; 曹国维, 戴骥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布尔加科夫文集; 第2卷)

ISBN 7-5063-1317-0

I. 狗… II. ①布… ②曹… ③戴…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203 号

狗 心

作者: (俄) 布尔加科夫

译者: 曹国维 戴 骥

责任编辑: 水 舟

装帧设计: 潘岱予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9.75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17-0/I·1305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次

恶魔纪

——一对双胞胎怎样害

死一个干事的故事 (1)

红 岛 (47)

献给秘密的朋友

——狄奥尼索斯的大师。狄奥

尼索斯的祭台。片断。 (68)

不祥的蛋 (104)

狗 心 (194)

恶 魔 纪

——一对双胞胎怎样害 死一个干事的故事

曹国维译

—

20 日事件

人人都在跳槽的时候，科罗特科夫同志毫不动心地坐在中央火柴材料供应站干事的职位上干了整整 11 个月。

在火柴总站干惯以后，和气、文静、一头金发的科罗特科夫在自己内心完全忘了世界上还有所谓命运无常，甚至坚信，他，科罗特科夫，将在站里一直干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可惜，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1921 年 9 月 20 日，火柴总站出纳戴上那顶讨厌的护耳帽，把一张印有格子的拨款单放进皮包，乘车走了。这是上午 11 点。

出纳回来已经是下午 4 点半，淋得浑身湿透。他一到站里，抖掉帽子上的雨水，把帽子放到桌上，又把皮包放到帽子上，说：

“别挤，诸位。”

接着，不知为什么在桌子摸了一会儿，出了屋子，15 分钟后又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只挺大的扭断脖子的死鸡。他把死鸡放在皮包上，又把右手搭在死鸡上，说：

“钱不会有啦。”

“明天？”女人们齐声大叫。

“对，”出纳连连摇头，“明天没有，后天也一样。别挤，诸位，要不你们会把我桌子挤翻的，同志们。”

“怎么？”大家都叫，包括天真的科罗特科夫。

“公民们！”出纳哭丧着脸大声疾呼，用臂肘撑开科罗特科夫。“我求求你们！”

“怎么会没钱？”大家都叫，叫得最响的就数这个逗人的科罗特科夫。

“这不，看看吧，”出纳嘶哑地咕哝着，从皮包里抽出拨款单给科罗特科夫看。

出纳的脏指甲指着的地方用红墨水歪歪斜斜写着：

“照发。苏博特尼科夫同志。谢纳特代。”

下面用紫墨水写着：

“没钱。伊凡诺夫同志。斯米尔诺夫代。”

“怎么？”只有科罗特科夫一个人在喊，其他人喘着粗气一齐朝出纳扑去。

“哎呀，上帝！”出纳慌了手脚。“这干我什么事。我的上帝！”

他赶紧把拨款单塞进皮包，戴上帽子，夹好皮包，把死鸡

往上一挥，大叫：“请让一让！”硬是从人墙中挤出一条缝，在门口消失了。

面色苍白的收发穿着尖尖的高跟鞋，尖叫着在后面追他。刚到门口，左脚的鞋跟咯吱一声断了，收发晃了一晃，干脆抬脚把鞋脱了。

于是，屋里留下了她，一个赤着一只脚的女人，和其他所有在场的人，包括科罗特科夫。

二

产 品

上述事件过后三天，科罗特科夫独用小间的门开了，伸进一个哭过的女人的脑袋，恶狠狠地说：

“科罗特科夫同志，去领薪水。”

“怎么？”科罗特科夫高兴地叫了一声，随即吹着歌剧《卡门》的序曲，直奔挂“出纳处”牌子的那个房间。一到出纳桌前，他呆住了，张大了嘴巴。一封封黄纸包装的火柴擦成两根大柱一直升到天花板。满头大汗、心情烦躁的出纳不想回答任何问题，把拨款单用图钉钉在墙上。现在拨款单上有了绿墨水写的第三条批示：

“发产品。

博戈亚夫连斯基同志。普列奥勃拉任斯基代。

同意。克舍辛斯基。”

科罗特科夫打出纳那儿离开时，一脸傻笑。他双手捧着四个黄色大封，五个绿色小封，口袋里还装了十三盒蓝盒子火

柴。回进小间，他一面留神听着外面办公室里乱哄哄的惊叫，一面用当天的大报纸包好火柴，对谁都没说一声，便下班回家了。

在火柴总站门口，他险些被一辆汽车撞倒，车里的人是到总站来的，但那人是谁，科罗特科夫没看清楚。

回到家里，他把火柴放在桌上，退后几步，对火柴欣赏了一会儿，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傻笑。随后科罗特科夫两手狠狠搔了搔头，自言自语地说：

“行，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想办法卖掉它。”

他敲了敲邻居的门，她叫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在本省酒厂仓库工作。

“请进，”房间里含糊地应声说。

科罗特科夫一进门便惊呆了。提前下班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蹲在地板上。她前面是一排用报纸塞住的玻璃瓶，里面装满稠乎乎的红色液体。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满脸泪痕。

“46瓶，”她说朝科罗特科夫转过脸来。

“这是墨水？……您好，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科罗特科夫目瞪口呆，好不容易吐出句话来。

“教堂用的红葡萄酒，”邻居呜咽着回答。

“怎么，你们也发这个？”科罗特科夫惊叫。

“你们也发红葡萄酒？”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诧异了。

“我们发火柴，”科罗特科夫无精打采地回答，手指转着西服上的扣子。

“那都是划不着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大叫，站起来掸了掸裙子。

“这怎么会划不着呢？”科罗特科夫吓坏了，撒腿就往自己

房间跑。一进门，他抓起一盒火柴，啪地打开，划了一根。火柴咝咝响着，闪出浅绿的火花，折成两段，熄灭了。科罗特科夫被硫磺味呛得喘不过气来，痛苦地咳嗽着又划了一根。火柴划着了，爆出两点火花，一点掉在窗玻璃上，另一点掉在科罗特科夫同志的左眼上。

“哎—呀！”科罗特科夫一声大叫，连手里的火柴盒都掉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像烈马似地连连跺脚，用手掌蒙住左眼，随后心惊肉跳地照了照刮脸用的小镜子，坚信这只眼睛瞎了。幸好眼睛还在原来的地方。确实，眼球红肿，还淌着泪水。

“哎呀，我的上帝！”科罗特科夫非常伤心，立刻从柜子里取出美国急救包，打开，包上左面半个脑袋，那模样就像战场上下来的伤兵。

整整一夜科罗特科夫没有关灯，躺在床上划火柴。他划了三盒火柴，划着了63根。

“胡说，傻瓜，”科罗特科夫嘟哝说，“挺好的火柴。”

凌晨，房间里充满令人窒息的硫磺味。快天亮时，科罗特科夫睡着了，还做了个荒唐的噩梦：像是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长了两条腿的活的大桌球。这太怪诞，科罗特科夫大叫一声，惊醒了。昏暗中，大约有5秒钟光景，他还迷迷糊糊地觉得这个桌球就在这里，床的旁边，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硫磺味。后来，一切都消失了。科罗特科夫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再也没有惊醒。

三

来了个秃顶

第二天早上，科罗特科夫推开绷带，确信他的眼睛已经完全好了。不过分外谨慎的科罗特科夫决定暂时留着绷带。

上班大大迟到。机灵的科罗特科夫为了避免下级猜疑，径直去了自己小间。他在桌上发现一份报告，那是总务处长请示站长要不要给打字员发工作服。科罗特科夫用右眼看过报告，便拿着它穿过走廊，朝站长切库申同志办公室走去。

就在办公室门口，科罗特科夫撞上了一个模样古怪的陌生人，把他吓了一跳。

这个陌生人极矮，只到高大的科罗特科夫的腰部。然而异常宽阔的肩膀弥补了身材的不足。方方整整的躯干下面是两条罗圈腿，左腿还是跛的。但最令人注目的是脑袋，它像放在颈脖上尖头朝前的大型鸡蛋模型。这脑袋秃得也像鸡蛋，而且十分光亮，所以陌生人头顶上始终光灿灿地亮着电灯。陌生人那张小小的脸刮得发青，大头针圆头似的绿色小眼睛嵌在深陷的眼窝里。他上身穿着敞开的灰色粗呢竖领制服，里面是件小俄罗斯^①的绣花衬衫，下身是条同样料子的裤子，脚上一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骠骑兵穿的那种矮统开口靴。

“怪一物，”科罗特科夫想，飞快地朝切库申办公室走去，尽量避开秃顶。不料那人突然挡住了科罗特科夫的去路。

^① 对乌克兰的蔑称。

“您干什么？”秃顶扯着吓人的嗓门喝问，神经质的干事不由浑身一颤。这嗓门犹如铜脸盆的响声，谁听了都有一种毛辣辣的铁丝擦过脊背的感觉。另外，科罗特科夫觉得陌生人说话有股火柴味。尽管这样，没有远见的科罗特科夫还是做了件绝对不该做的事情——他生气了。

“嗯……真怪。我有事请示……请问您是什么人……”

“您看见吗，门上写着什么？”

科罗特科夫看了看门上那块早已熟悉的牌子：“未经报告，请勿入内”。

“我就是来报告的，”科罗特科夫指着手中的报告，说了句傻话。

方方的秃顶突然气坏了。他那对小眼睛顿时燃起橙黄的怒火。

“您，同志，”他说，锅子似的声音震得科罗特科夫脑袋发胀，“这么没文化，连最普通的公务用语都不懂。我实在奇怪，原先您是怎么工作的。反正你们这儿尽闹怪事，譬如这些打伤的眼睛到处都是。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整顿。（‘啊——啊！’科罗特科夫暗暗叫苦）拿来！”

陌生人说从科罗特科夫手里夺过报告，眼睛一扫，从裤兜里掏出一支啃过的化学铅笔，把报告按在墙上，斜着写了几个字。

“去吧！”他吼叫说，把报告朝科罗特科夫一戳，险些戳瞎了他最后一只眼睛。办公室的门吱地一声，吞进了那个陌生人。科罗特科夫呆住了——办公室里连切库申的影子都没有。

心慌意乱的科罗特科夫过了半分钟才回过神来——迎面撞上了莉达奇卡·德鲁尼，切库申同志的私人秘书。

“哎——呀！”科罗特科夫同志惊叫。莉达奇卡的眼睛也扎着

绷带，区别仅仅在于她的绷带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您这是怎么啦？”

“火柴呗！”莉达奇卡恼火地回答。“该死的。”

“那儿是什么人？”沮丧的科罗特科夫低声问。

“难道您不知道？”莉达奇卡咬着耳朵对他说，“新来的。”

“怎么？”科罗特科夫尖声叫苦。“那切库申呢？”

“昨天给撵走了，”莉达奇卡恶狠狠地说，接着指了指办公室那个方向，又说：“一个浑蛋。不是东西。这么讨厌的家伙我一辈子都没见过。就会咋呼！开除！……不要脸的秃顶！”她突然加了一句，吓得科罗特科夫朝她直瞪眼。

“他姓……”

科罗特科夫没来得及问清楚，办公室门后便轰然响起一声可怕的吆喝：“通信员！”干事和秘书立刻飞一样地分手了。回进自己小间，科罗特科夫坐到桌旁，自言自语地说：

“哎呀—呀—呀……科罗特科夫，你倒霉了。这事儿应当及时补救……‘没文化’……嘿……无赖……算了！你等着瞧吧，科罗特科夫究竟怎么个没文化。”

干事用一只眼睛看了看秃顶的批示。报告上歪歪扭扭地批着：“全体打字员和女职工可以按时发给战士内裤。”

“这太妙了！”科罗特科夫欣喜地大叫，想到穿上战士内裤的莉达，不禁兴奋地打了个战栗。他当即拿出一张白纸，短短三分钟便拟好了文件：

“电话通知

总务处长句号就您 19 日 0, 15015 (6) 号公函一事回复如下逗号火柴总站通知逗号全体打字员和女职工可以按时发给战士内裤句号站长划线签字干事划

线瓦尔福洛梅科罗特科夫句号。”

他按了按铃，对应声前来的通信员潘捷列依蒙说：

“请站长签字。”

潘捷列依蒙咬咬嘴唇，拿起通知走了。

在这以后，科罗特科夫整整 4 小时没有离开自己小间一步，坐在那里凝神倾听外面的动静，盘算着万一新站长心血来潮，决定巡视大楼，那就一定会看到他埋头工作。但那个可怕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丁点儿声响。只有一次模糊地传来了钢铁般的噪音，仿佛威胁着要开除谁，但究竟是谁，科罗特科夫没有听清，尽管已经把耳朵贴到了钥匙孔上。下午 3 点半，办公室外面响起了潘捷列依蒙的声音：

“乘车走了。”

办公室里一片喧哗，人们四散回家。最后回家的是孤零零的科罗特科夫同志。

四

第一条——科罗特科夫滚蛋

第二天早上，科罗特科夫高兴地发现，他的眼睛已经不再需要包扎。他轻松地摘下绷带，一下子像换了个人似的，漂亮多了。匆匆喝完茶，科罗特科夫灭了煤油炉，跑着上班去了，争取不再迟到。不料他还是迟到了 50 分钟，因为电车走的不是 6 线，而是绕圈子走了 7 线，一直开到尽是小屋的边远街道，偏偏又在那里出了故障。科罗特科夫徒步走了三俄里，当

他气喘吁吁地跑进办公室时，杜鹃餐厅的厨房挂钟恰好敲了11下。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场面对早上11点钟来说纯属反常。莉达奇卡·德鲁尼、米洛奇卡、利托夫采娃、安娜·叶夫格拉福夫娜、会计主任德罗兹德、督察吉季斯、诺梅拉茨基、伊凡诺夫、穆什卡、收发、出纳——总之，整个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坐在原先杜鹃餐厅厨房工作台旁自己的位子上，全都一窝蜂地挤在墙边，墙上用钉子钉着一张四开的纸。科罗特科夫进来时，突然一片沉默，人人低下了眼睛。

“你们好，诸位，这是怎么啦？”科罗特科夫惊讶地问。

人群默默散开，科罗特科夫走到四开的纸面前。上面几行字坚定明确地看着他，最后几行字则隔着惊愕的泪水觑着他。

“一号令

一、鉴于科罗特科夫同志玩忽职守，致使重要文件引起令人发指的误解，同时鉴于该同志上班时间内外表极不雅观，脸部似有殴斗伤痕，自本月26日起开除公职，车费一并发至25日。”

第一条同时也是最后一条，这一条下面签了几个醒目的大字：

“站长 内库”

整整20秒，杜鹃餐厅灰尘堆积的水晶厅里笼罩着理想的沉默。沉默得最好，最深，最死的就数脸色发青的科罗特科夫。直到21秒，沉默方才打破。

“怎么？怎么？”科罗特科夫连问两次，那声音就像餐厅的

高脚杯掉在鞋跟上。“他姓内——库？……”

听到这个可怕的姓氏，办公室人员像四溅的水花，立刻各就各位，仿佛一只只栖息在电线上的乌鸦。科罗特科夫的脸色由铁青变成斑驳的紫红。

“哎——呀——呀——呀，”斯克沃列茨从总账里探出头来，在远处瓮声瓮气地说，“您怎么捅了这么个娄子，老兄？啊？”

“我想，我想……”科罗特科夫扯着碎玻璃似的嗓门说，“我把内库看成了内裤。他签字连着批示，中间没有留空！”

“男人内裤我不穿，他尽管放心！”莉达奇卡清脆的嗓音叮当直响。

“嘘！”斯克沃列茨像蛇一样嘘了一声。“你们干什么？”他身体一缩，躲进总账，用账页遮住了自己。

“他没有权利说我难看！”科罗特科夫低声喊叫，脸色由紫红变成白鼬似的苍白。“我是用站里这些该死的火柴才烧伤了眼睛，跟德鲁尼同志一样！”

“轻点儿！”脸色发白的吉季斯尖声埋怨。“你们干什么？他昨天检验过了，认定这是优质火柴。”

丁—零—零—零—零—零—零—零，门铃突然响了……潘捷列依蒙笨重的身体立刻从凳子上跌落下来，滚一样沿走廊跑去。

“不！我得说说清楚。我得说说清楚！”科罗特科夫尖细的声音就像唱歌。随后忽左忽右地在原地来回跑了十来步，那模样映在杜鹃餐厅一面面尘封的镜子里成了许多扭曲的影子。他冲到走廊上，朝一盏昏暗的小灯跑去，小灯下面挂着一块牌子：“领导办公室”。他气喘吁吁地在一道古怪的门前站住了，原来那是潘捷列依蒙的怀抱。

“潘捷列依蒙同志，”科罗特科夫忐忑不安地说。“请你放

我进去。我要立刻见站长……”

“不行，不行，谁都不让进，”潘捷列依蒙嘶哑地说，一股可怕的洋葱味窒息了科罗特科夫的决心，“不行。走吧，走吧，科罗特科夫先生，要不，为您的事情我准倒霉……”

“潘捷列依蒙，我得说说清楚，”科罗特科夫再次请求，不过已经泄气了，“你看，亲爱的潘捷列依蒙，这会儿下了命令……放我进去吧，亲爱的潘捷列依蒙。”

“哎呀，你这个人，上帝……”潘捷列依蒙喃喃着，惊恐地回头看看门，“我对您说了，不行。不行，同志！”

门后的办公室里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一个沉重的声音锤子般地砸向铜盆：

“我来！这就来！”

潘捷列依蒙和科罗特科夫赶紧朝两边闪开。门开了，内库戴着制帽，夹着皮包，从走廊上飞一样跑了。潘捷列依蒙踏着碎步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科罗特科夫稍稍犹豫了一下，追了上去。追到走廊转弯的地方，苍白、激动的科罗特科夫从潘捷列依蒙腋下钻过去，绕到内库前面，倒跑起来。

“内库同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请让我说一分钟……我想对命令……”

“同志！”内库焦躁地喊，狂奔着推开科罗特科夫。“您看见吗，我有事？我要出去！出去……”

“我只想对命令……”

“难道您没看见，我有事！……同志！您找干事去。”

内库已经跑到前厅，那里放着杜鹃餐厅一架被人遗忘的巨大的管风琴。

“我就是干事！”科罗特科夫急得满头大汗，尖叫。“听我说几句，内库同志！”

“同志！”内库仿佛汽笛似地吼叫起来，什么都不听，边跑边转身命令潘捷列依蒙：“采取措施，别让他拦着我！”

“同志！”潘捷列依蒙吓坏了，“您干吗拦着领导？”

他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便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把科罗特科夫拦腰抱住，轻轻搂进自己怀里，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措施有效——内库脱身了，他像踩着溜冰鞋似地从楼梯上滑下去，出了大门。

“砰！砰！”外面摩托车吼叫起来，打枪似地连吼五次，在一阵烟雾遮住窗户以后消失了。潘捷列依蒙这才松手放了科罗特科夫。他抹掉脸上的汗，叫苦说：

“倒霉！”

“潘捷列依蒙……”科罗特科夫哆哆嗦嗦地问，“他去哪儿？快说，他还会开除别人的，懂吗……”

“好像是中央供应局。”

科罗特科夫旋风似地下了楼梯，闯进衣帽间，摘下大衣和帽子，跑到街上。

五

鬼把戏

科罗特科夫走运。电车这时正好开到杜鹃餐厅门口。科罗特科夫跳上电车，往前直追，摇晃的身体忽而撞着刹车，忽而倒向乘客背负的袋子。一丝希望在他心中燃烧。摩托车不知怎的耽搁了，这会儿正在电车前面哒哒哒地开着。缭绕的蓝烟中，方形脊背在科罗特科夫眼前时隐时现。约摸有5分钟，科